

■ 视 点

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正式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也是全球首个以手工瓷业全产业链为核心的文化遗产。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将目光投向传统文化,书写精彩的中国故事。本期邀请阿彩、杀虫队队员两位网络作家分享创作心得,探讨如何活化制瓷技艺、二十四节气等传统资源,以鲜活的网络叙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抵达更多年轻读者。

——编 者

飞流之上，瓷土之下

□ 阿 彩

在很多读者的心里,我是一位在网文世界耕耘了16年的写作者,笔下的故事大多发生在古代,朝堂之上、宫闱之中,才子佳人们爱恨交织、快意恩仇。那些故事陪伴了无数读者的青春,也让我收获了“古言大神”的标签。

但在我心里,始终藏着一个念头,古今只是外衣,我的创作更多源于内心深处对于时代的真实感悟。某天,我被某种特别的情绪拨动心弦,有了强烈的冲动——要写一本以坚守与传承为主题的现实题材小说。

只是,一直没遇到那个“非写不可”的故事。直到2023年,我去了景德镇,走进三宝村。那个午后,一面由碎瓷器堆砌的墙让我停下了脚步。不同于博物馆展柜里那些光洁完整的器物,这面墙上嵌满了烧裂的、变形的、釉色走样的瓷片,那是匠人们在一次次失败中留下的痕迹。

我突然意识到:原来失败也可以如此动人。每一片碎瓷都记录着一次尝试、一次不甘、一次重新来过的决心。那一刻,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写的现代故事。就这样,《飞流之上》诞生了。

小说以一个濒临消失的传统制瓷村落为背景,讲述了年轻人南飞凡与飞流村39位老匠人的故事。南飞凡因痴迷制瓷,被父母斥为不务正业而愤然出走,追寻着一张青瓷照片来到了飞流村。在那里,他遇到了39位身怀绝技的老匠人,以及以青年村支书杨素青为首的“飞流团队”。这群“90后”年轻人里有怀揣赤诚之心的瓷器爱好者,有放弃城市优渥条件返乡的大学生村官,有误入村庄的青年艺术家,还有被匠人精神打动的精明商人。他们与老一辈匠人既有理念的碰撞,也有情感的共鸣。正是在这种交流与碰撞中,飞流村的美景、人文与特色被一一唤醒。

很多人问我,从古言到现实题材,难在哪

里?我想说,难在落地。写古代言情,天马行空是优势;写现实题材,必须扎根生活的土壤。为了真实呈现《飞流之上》,我去景德镇走访古老的窑址,观摩匠人制瓷,翻阅厚重的文献资料,向非遗传承人虚心求教。我看到,每一件瓷器背后都凝聚着匠人们毕生的心血;每一道工序之中,都蕴含着千年的智慧结晶。但资料是枯燥的,网络小说需要趣味性,怎么把揉泥、拉坯、施釉这些专业知识自然地融入故事,而不是生硬地塞给读者?为此我反复改稿,经常写到深夜又全部推翻重来。

另一个挑战是节奏的把控。网络文学需要在短情节里快节奏推进,强情节是抓住读者眼球的关键。但现实题材需要环境和气氛来烘托人物的成长。所以我做了一个折中的尝试:开篇以悬念切入,后续放缓节奏,通过主人公的经历逐步铺陈飞流村的记忆与年轻人的成长。事实证明,这个尝试是有效的,很多读者告诉我,他们一开始是被故事吸引进来,读着读着,不知不觉就记住了拉坯的72道工序、青花的发色原理。

《飞流之上》聚焦的是“90后”甚至Z世代的年轻人。在我看来,非遗传承不能只靠老一辈的坚守,更需要年轻人的参与和创新。飞流村的年轻人用互联网和媒体的力量,将深藏于大山深处的匠人之村推向全国文化聚集的舞台,他们身上展现着新时代返乡者青春的样貌和蓬勃的活力。我希望通过这些年轻人的故事告诉读者:非遗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藏品,更是可以融入现代生活的活态文化。

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标志着我从古典言情的云端稳健降落到现实土壤之上。我觉得这个比喻很贴切,从云端到土壤,不是跌落,而是扎根。扎根之后,才能长出更茁壮的枝叶。

16年的网文创作,让我学会了如何与读者对话,而《飞流之上》的创作,让我学会了如何与脚下的土地对话。景德镇手工制瓷这门千年技艺之所以能延续至今,靠的正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匠人精神,以及一代又一代人在传承中守正创新的信念。非遗传承需要被看见,更需要人的参与和延续。我希望《飞流之上》不只是一个故事,更是一粒种子,让更多年轻人看到,在远离城市喧嚣的地方,还有这样一群人 and 一门手艺值得被记住、被守护。

烧坏的瓷器也是陶瓷作品的一部分。创作也是一样,那些反复修改的夜晚、推倒重来的章节,最终都化作了文字里的温度。《飞流之上》是我从“云端”走下来之后,第一次用双手触碰泥土的作品。这泥土是景德镇的瓷土,是飞流村的土地,也是现实生活的土壤。

(作者系《飞流之上》作者)



文化最终通过人被理解

□ 杀虫队队员

《十日终焉》写的是一群人被困在终焉之地,每十天经历一次轮回,并在游戏规则中寻找出路。这本书写到后来,有人注意到里面的十二生肖,有人讨论二十四节气,也有人分析“天地人”这一整套规则体系。还有评论家说,这部作品形成了“具有本土色彩的叙事框架”。

这些评价反而让我重新思考一件事情。我最初写的时候,并没有给自己定下一个目标,说这本书一定要表现多少传统文化。我当时想得很简单。如果我要设计一套庞大的游戏规则,既要让读者觉得它有逻辑,又要让这个世界的独特的气质,那么我最熟悉也最容易产生想象的东西是什么?最后冒出来的就是十二生肖、二十四节气、天地人。

它们不是我写到一半以后加上去的,也不是为了证明这是一个中国故事才放进去的。恰恰是在故事需要一套规则的时候,这些东西自己找到了位置。也是从这个经历开始,我慢慢意识到,我真正感兴趣的问题可能并不是网络文学里能不能融入中华文化元素,而是今天的网络文学怎样把我们熟悉的文化资源重新变成故事,变成一个读者愿意相信的世界。

这也是我写《十日终焉》最深的感受。我越来越觉得,中华文化资源不应该只是作品外在的标签,它更适合长在作品里面,成为故事的骨骼和血肉。就像我们小时候看《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那时候未必会总结什么侠义文化、地域文化,可那些武侠精神和市井情义最终留在记忆里。等到多年后自己开始写故事,它们以另一种样子重新长了出来。

很多时候,我们谈文化传播,很容易想到符号,想到服饰、器物、神话、典故。可真正能留在读者心里的往往还是一个人怎么活,他在关键时如何选择。文化最终还是要通过人被理解。

从这个角度看,网络文学其实有一

个重要优势,就是它特别适合让文化资源进入叙事,因为网文足够长。长篇连载给了人物成长的空间,也给了世界规则慢慢展开的空间。一个文化元素放进短篇里,可能只是一个设定;放进几百万字的故事里,它就必须不断接受情节检验,也要和人物命运发生关系。

《十日终焉》里的十二生肖也是这样。如果生肖只停留在名称上,它很快就会变成一个装饰。当它和游戏规则、人物身份、关卡秩序发生联系以后,读者开始关心的就不再只是这个符号本身,而是它为什么这样设置,它和其他规则之间有什么关系,又会把人物推向哪里。这个时候,文化资源真正获得了叙事功能。

当然,网文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非常近。我写《十日终焉》的时候,每次更新完都会看评论。读者猜到了什么,哪里产生了误解,哪个人物突然被很多人喜欢,哪个伏笔被提前发现,这些我基本都会看到。这和很多传统写作经验不太一样。

网络文学是一种持续发生的写作。故事还没有结束,读者已经进入其中。作者一边写,读者一边读,两边始终处在一个动态关系里。因此,文化资源进入网文以后,也会经历读者的解释。比如一个基于二十四节气设计的规则,我可能只是考虑了它和情节之间的关系。但读者会自己查资料,会讨论节气的隐喻,也会推演后面的规则。

一个原本属于文化记忆里的东西,进入故事以后,又在评论区和短视频里获得了新的解释。我觉得,这也是网络文学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个角度说,《十日终焉》并不完全是我一个人写出来的。当然,字是我敲的,情节也是我安排的。但这部作品在连载过程中最终形成什么样子,读者其实一直参与其中。他们的判断、质疑和期待,也在不断提醒我,这套规则能不能成立,这个人物能不能让人相信。

这让我进一步意识到,中华文化资源进入网络文学以后,还有最后一层很重要的转化,就是进入读者经验。一个文化元素真正活起来,大概是在读者愿意主动理解它的时候。《十日终焉》写的是人在规则中寻找出路。而我想,网络文学对中华文化资源的重新讲述,其实也有一点相似。我们面对的是已经存在了很久的文化传统,但每一代创作者都需要找到新的入口。规则会变,媒介也会变,但人始终会寻找故事里的那一点灯火。只要那一点灯火还在,很多古老的东西就可以继续走向新的故事。

(作者系《十日终焉》作者)

■ 观 点

值得关注的“反IP”现象

□ 贾 想

—

十年前,文化产业最激动人心的概念是“IP”。那时候,头部网络小说版权可以卖到千万。所有人都相信,只要手里攥住一个“大IP”,就相当于在文化产业的版图完成了“圈地运动”,这片土地是你的,地底下埋藏的矿藏和未来自土地上所有的建筑,都是你的。

所谓“大IP”,我们不妨这样定义:以优质内容为根基,经过长期沉淀与多维度开发,形成强文化壁垒和跨代际影响力的高价值知识产权资产。“大IP”最经典的表现形态,是传统经典文学的影视改编,以及网络文学头部作品的跨媒介开发。其核心特征可以概括为三个词:长周期、高投入、强衍生。一部《甄嬛传》,从小说到电视剧再到文旅开发、周边联动,其生命周期绵延十余年而未见衰减;一部《鬼吹灯》,被反复改编成电影、网剧、网络电影、动画,这个“世界观”本身依然具有极强的吸金能力。

“大IP”信奉长期主义,是经济快速上行期催生的文化生产逻辑。市场上热钱涌动,资本愿意接受“低周转、高回报”的投资模型。在那个年代,“慢工出细活”是一种创作信念,也是一种理性的商业选择。

那是一个狂热但也耐心的年代。而耐心是一种奢侈,需要被一个乐观的、确定性的未来所喂养。

二

当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市场热情冷却,文化产业的生产逻辑便悄然翻转。产业开始

从追求超额回报,转向规避风险,追求现金流和确定性。于是,“大IP”那套长周期的开发模型,便显得笨重而充满风险。

取而代之的,是“轻IP”的登场。“轻IP”以“短平快”的生产模式为特征,依赖算法投流和即时情绪反馈,是追求极高资金周转效率的“快消型”文化产品。其典型的产品样式就是短视频和微短剧,代表作是《盛衰芬德拉》《一品布衣》等。

“轻IP”的生产逻辑,与“大IP”的内容生产不同。制作周期以周甚至天计算,内容高度模块化。一部微短剧上线后,先用少量资金投流测试数据,看点击率、留存率、付费转化率。数据达标,立刻追加投放;数据不及格,果断砍掉止损。一部微短剧的生命周期通常只有数天至数周,不追求长尾价值,只追求单位时间内的现金流回报。在这个逻辑下,眼前的“微小叙事”比远方的“宏大叙事”更有安全感,产业很难再有充沛的耐心去赌一个不确定的未来。

三

“轻IP”与“大IP”的分庭抗礼,构成了当下文化产业的基本格局。与此同时,笔者还关注到,另一种新的文化资源组织方式正在成形——“反IP”。

“反IP”,指向的是一种文化资源开放式、共享化、共创化的生产逻辑,拒绝将文化符号和叙事元素当作个人或企业的排他性财产,而将其视为一个可供所有创作者自由拆解、重组和再创造的“公共数据库”。“反IP”要反的是将内容资源当作“地皮”圈起来、按“产权”开采、按“所有者”命名的现代文化生产秩序。“反IP”拥有一个“老灵魂”,它渴望回到遥远的过去:



那时候,故事属于所有人,谁都可以接着讲第一千零二夜的故事。

在如火如荼的新大众文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古老的文化生产逻辑的卷土重来。微短剧创作当中,“战神归来”“赘婿翻身”“千金落难”等模式,正在成为事实上的公共叙事资源。大量微短剧不再购买IP版权,而是直接雇佣熟悉“爽感机制”的网文作者。他们不“创作”新故事,而是“组装”故事。还有网络文学当中的“同人写作”。比如,知名网络作家江南引起法律纠纷的同人文《此间的少年》。这部小说挪用了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几十个人物进行重新演绎,其法庭审判及结案的全过程,触及了“反IP”逻辑与现有法律框架之间的内在张力。

金庸笔下的人物是金庸的私有资源,还是通俗文学“数据库”中的公共资源?“公”与“私”的边界在哪里?这是创作者在文化生产实践当中面临的一个紧要问题。很多同人创作者、网络作家,早已将“四大名著”、金庸、古龙、漫威宇宙中的叙事元素,拆解成叙事零件,在各自的创作中自由拼装。他们并不认为自己在侵犯私有资源,而是认为自己在参与一个自由的、庞大的、由兴趣驱动而非利益逻辑驱动的公共叙事工程。

“大IP”“轻IP”“反IP”,形成了当代文化生产逻辑的三重面向。我们要关注“大IP”与“轻IP”的较量,也要关注“反IP”积蓄的文化创新创造动能,及其对现行文化生产秩序的挑战。

(作者系青年网络文学评论家)

■ 记者观察

核心改编领域市场规模约4000亿元,同比增长约25%,辐射带动万亿级市场;IP改编内容在长剧、微短剧、实体书、有声等领域占比均超40%;2025年短剧爆款1471部,近半数源自番茄小说IP……

7月30日,在2026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指导、扬子江网络文学评论中心编制的《网络文学IP重塑文化产业生态——2025年网络文学IP转化报告》发布。一组组亮眼数据、一个个鲜活案例勾勒出网文IP的蓬勃势能。从中不难看出,网络文学IP既是数字文化产业源源不断的创意源头,也是传递积极精神内核的重要文化载体。优质内容在跨媒介融合中生生不息。《报告》显示,各家平台2025年的IP版权营收都有较大增长,如番茄小说的新书在整个小说新书大盘中占比26%,番茄小说的新书销量带动整个小说新书市场增长13%。网文IP改编及其衍生作品在短剧领域的占比高达70%。红果短剧爆款TOP50中,番茄小说IP占比64%。这些数据表明,依托深厚的作品储备,网文IP已成为数字文化产业的重要支撑力量。

网文独特的类型化叙事与“数据库”写作模式,是IP高效跨媒介转化的核心密码。《报告》显示,2025年网络文学IP改编已形成清晰的类型分层格局。“国风四样”(古言、仙侠、玄幻、历史)构成改编的绝对主力;现代言情市场预期稳定,长短剧并行;现实题材社会传播氛围广,主流认可度高;悬疑、科幻、奇幻、规则怪谈等,借助各自特点契合特定市场。高度类型化的创意生产机制,让网文IP转化更具系统性与高效率。

网络文学IP的创意供给,推动产业链延伸,实现了价值增值。《报告》显示,网文IP的跨媒介融合正在推动产业的上下游贯通,以IP为核心的多业态、全链路的产业体系日趋成熟。《十日终焉》便是其中典型,围绕该IP已形成电子书、实体书、有声剧、影视、动漫、衍生品、实景娱乐等多条运营链路。在多媒体转化与线上线下联动中,新受众与新消费场景得以激活。而经由跨媒介改编,产业链开发所激发的受众反馈、类型经验与叙事创意,还将进一步促使作为源头的网络文学IP不断自我调适

网文IP让内容活水奔流不息

□ 本报记者 刘鹏波

与更新。

正能量成为网文IP转化新底色。近年来,短剧凭借短小精悍、节奏明快等优势迅速崛起,却也一度陷入流量逻辑与价值偏离的争议。《报告》显示,网络文学IP转化正走出流量至上,尝试兼顾大流量与正能量。一批IP改编作品,在追求戏剧张力和感官体验之外,开始有意识地凸显家国情怀、奋斗精神等积极内涵。比如《十八岁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剧名看似沿袭“豪门逆袭”的爽感套路,内里展现的却是一位科学家的不凡人生。作品传递出的女性科研工作者的智慧与坚韧、国家航天事业的艰辛与成就等,引发全网共鸣,全系列播放量超200亿。

当下,从短剧到AI漫剧,越来越多网文改编作品主动挖掘家国情怀、实干奋斗、匠人精神等主题,用大众喜闻乐见的年轻化视听语言传递主流价值。在数字技术赋能下,网文IP跳出单纯娱乐产品定位,转型为承载文化精神的传播载体,实现大流量赋能正能量,让好故事产生深远持久的精神影响力。